



沈钦毅制作的中药仿单



清末产自黄岩的中草药标本



馆中展出的沈宝山传统胶类制品



沈宝山保存的清末自制香包



清末慈溪人在全国所办各大药店部分药目

有情沈宝山 ——一段博物馆里的中医药史，一个家族的百年记忆

本报记者陶子骞/文 李洲洋/摄

刀是从黄岩沙埠樟树下村寻回来的，放置于陈列柜中，虽有锈迹，仍不掩刀身、握柄上的温润光泽，它的主人当初一定将其保养得很好。

这是一把用于中药切片的刀。历史上的沈宝山药店以炮制精良中药饮片而闻名，店中自有功力深厚的“刀头”师傅坐镇。刀的主人叫章禹高，是民国时期沈宝山的“头刀”之一，能将一个槟榔切成108片，片片薄如蝉翼。

逝水东流，刀与主人尽淹没于时光，只留下传说。刀其实还在，章禹高晚年带着爱刀回乡，后代一直保存。直到前些年，沈宝山药店的沈氏后人听说此事，才将之“接”到了这座“沈宝山”中医药博物馆。

与这把刀一同在馆内展出的，多是它当年的“老伙计”。医书、药方、文书、账册、制药工具、盛药容器……这些五花八门的老物件，都与昔日沈宝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寄托着沈氏族人跨越142年的中医药情怀。

满屋近万件藏品，是历史也是记忆，勾勒出黄岩城里的一段百年往事。



情结

沈宝山药店的新大楼终究还是坐落在县前街附近。往西再走几步就是西街，两条大街连成一线，早在清末就是黄岩最繁华的地段。往北行，不远就是永宁江，黄岩百姓依江而居，代代生行。而翻开黄岩的旧地图，不难发现，作为省级非遗的沈宝山每个时代的店铺选址，从未远离这片黄岩城的核心区域。

过去的百余年里，这家药铺离黄岩人如此之近，几乎便是人们的“门前屋后、街坊邻里”。黄岩人的买药、看病，始终与之息息相关。

中医药博物馆就在新大楼里，门口悬挂着一幅剪纸画，描述的是旧时沈宝山药店前堂后院的忙碌场景。制药、煎药、抓药、看病……人来人往，好不热闹——这是沈宝山第四代传人沈雷童年记忆中的沈宝山。

2009年，几经沉浮的沈宝山迎来第四次创业，沈雷和弟弟沈江、妹妹沈芳君扛起大梁，重开沈宝山药店。沈雷又是浙江有名的剪纸大师，他以最拿手的方式，还原了自己魂牵梦绕的画面。

“小时候，药店还在草巷口，我每天起来，店里店外地跑，接触的就是沈宝山的日常。”1948年生人的沈雷比新中国尚长一岁，他经历了这家药店一半多的时间，“那时就听父辈讲过去的事，谁知道今天轮到我来讲了。”

带着记者穿馆中，指着件件藏品介绍，沈雷有些像是自言自语。对他而言，其中的不少物件，从他懂事起，即陪伴于他身边，一不小心，就会勾起昔日回忆。

进门的展柜摆放着《沈氏尊生书》和清顺治年间刊印的《本草纲目》两部医书，前者是传统中医丛书，后者讲药性，皆为沈宝山前人于清末收藏。沈雷的爷爷沈潮增、父亲沈钦毅都是药理学出身，懂医识药。在沈雷记忆中，祖父常常拾起草药，一望一闻，有时放到嘴里一嚼一品，便能辨别品质优劣。沈雷从小背诵汤头歌诀，本来若无意外，他和弟弟也会走上学医道路。

在一块有些年月的瓦联旁，沈雷怔怔出神。这是他“文革”期间偷偷藏起来的“古董”，可惜另一块已毁。不远处张贴着旧时的仿单，类似于当时的广告单，上面介绍草药药性。父亲沈钦毅善书画，经常自己设计仿单图案，沈雷年轻时也曾参与创作。“这张的作者就是沈雷。”他本人指着橱窗内一张仿单笑眯眯地说。

沈雷介绍，馆内的藏品，大多是家中保留下来，有些则是他们一家人从四处费尽心机搜寻而回。

“我们这一家子，都有着‘严重’的中医药文化情结，尤其是我，年纪越大，睁眼闭眼，就是小时候沈宝山的景况。”沈雷解释说，“将这些旧物收集于此，也是将自己的回忆妥帖安置。”

像这般以家族药店传承为主的中医药博物馆，即使放眼全国，也并不多见。



部分馆藏医用物件

馆内收藏的印章

沈宝山民国时期的一把切药刀



“沈宝山”中医药博物馆一角



旧物

一家药店，如何撑起一座博物馆？看一看藏品，或能得出答案。

最能让来客与沈家兄弟产生共鸣的，可能要数昔年沈宝山煎药的药罐。百余年里，沈宝山煎药所用皆是山水，取自黄岩九峰山下的铁米筛井。该井建于北宋，千年井水不竭，水质纯净甘美，至今仍有许多人到此取水家用。

中医对煎药时的水质要求极高。民国时期，沈宝山第二代传人沈潮增实地考察，定下以九峰山水煎药。同时又以山水之作龟板胶、驴皮胶、鹿角胶等膏药，远销上海、杭州、宁波等地。

沈江回忆，小时候沈宝山有一位牟先生专门负责煎药，操作极为讲究，“他会小心在药罐口盖上一张滤网，再以纸包住，用橡皮筋捆上。火候上的把控也很有学问，看得很紧。药煎好后，会倒入具有内胆的保温瓶里……”如今，沈宝山仍然使用九峰山水煎药。

因为对品质把控严格，沈宝山的中药素有“道地药材”之称。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上，该店展展的茯苓、乌药、南星等饮片，曾获得特等奖。杭州胡庆余药号经理俞秀章称赞：“沈宝山饮片靠硬。”这些传说、旧事都反映出当时的沈宝山规模颇大，行事讲究，管理井然有序。

馆中收藏的几枚印章，也可作为印证。还是沈潮增在时立的规矩：出售饮片的柜台设有6人，有“松、鹤、长、春、吉、庆”六枚印章为各人的代号，如有差错，凭印章追究责任。同时店堂卖药两人配套，一人配药，一人校对。可见当时沈宝山已经有较为完善的溯源和分工制度。

沈宝山之名，取的是“品质为宝，信誉如山”之意。除了“品质”，沈宝山对于“信誉”的重视亦可以从藏品中一窥。

馆内珍藏的一枚银元，上印“沈宝山”三字。沈雷介绍，这是因为民国后期银元质量参差不齐，沈潮增借鉴钱庄的验币模式，在店中设立鉴币岗位，对收取的成色好、分量优的银元盖上本店墨戳。这样的做法，一来是方便店内点存，二来方便继续流通。这也意味着，盖上墨戳的银元，有了沈宝山以多年信誉背书，可使老百姓放心使用。

史海浮沉，不过百年光景，银元大多已不存于世，又因长者离世，几乎被人遗忘。直到2019年，这枚银元重现，这段尘封又被沈氏后人翻查出来。

“我常想，为何沈宝山能走到今天？”沈雷抚着展示柜悠悠说道，“现今从这些老物件的来由上看，唯有当传能传者，才有底气经历时间的考验。”

新传

闲逛“沈宝山”中医药博物馆，能从展板上、藏品的说明等字里行间，得知不少这家药店的历史。

沈宝山的创始人沈可田、第二代传人沈潮增都来自宁波慈溪沈师桥，族人大多外出经商，尤以从事中药行业为多。沈氏诗书传家，沈宝山的历代掌门都身具文气，讲规矩、会通融，颇有儒商风范，交往每多社会名流。至今沿用匾额，上书“沈宝山”三个大字，出于清末书法家唐毅之手。李叔同的弟子、日本名著《皇汉医学》的翻译者周子序，黄岩县首届中医公会的创立者牟允方等人，都曾在药店里坐堂问诊。

在馆中，还存有一份民国时期的《黄岩县城区施粥厂捐助款项芳名》，“沈宝山”之名赫然在列，是沈潮增善举的凭证。其子沈钦毅抗战时期，撰写了不少抗战诗文和对中药改良的意见，也列在馆中。沈雷、沈江两兄弟都好文艺、收藏，性格温和儒雅，有先辈之风。

兄弟俩仍记得童年时沈宝山的种种做法。一是如有客人远来未带足银钱，救命要紧，先赊账给药，但派伙计随行，到家结账。再如，夜间有人守店，门口处留一小窗，有人急需购药，则从小窗交易，使老百姓全天二十四小时都有药可用。

长辈务实不乏善意的安排，给沈氏兄弟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这些回忆，在他们考证后，既在博物馆的展板上做了记录，也将一些传统真正继承下来，用于门店的运营。

2009年重新开张的沈宝山，夜晚依旧可以看病购药；他们设立一服药三人抓的制度，即一人抓药、一人拣药、一人检查，每个环节上的店员也与从前一样配有印章；前些年，沈宝山恢复了拜师收徒仪式，提出“家文化”“圆桌文化”的概念；自清末开始，沈宝山就有年底慰劳医生、员工的习惯，沈宝山自2014年开始举办迎春晚会，一办就是多年……

有些事上，沈氏兄弟也未拘泥于形式，而是传承先人意志，在做法上创新。

沈宝山延续从前的制药特色，研发“沈宝山”大补药、“沈宝山”凉茶、美容养颜膏、八珍糕等药剂、膏药和糕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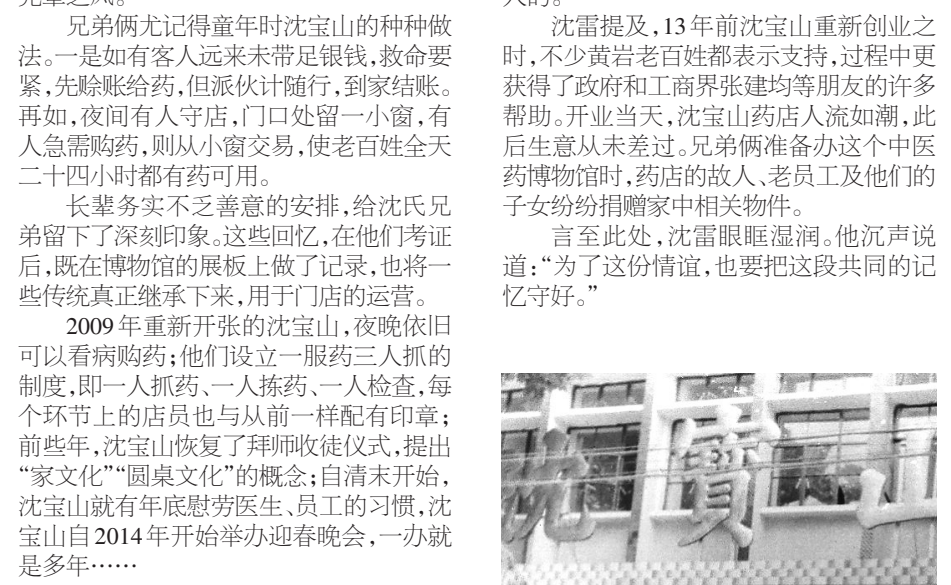
馆中所藏沈宝山自制中草药香包，从清末保存至今，虽破旧断线，但仍难掩精致典雅。近些年，沈宝山在香包制作上继承改良，广受好评，屡屡获奖，让人看到这家老店在中医药文化上的推陈出新。

他们又效仿前人，多行善举。沈宝山经常开展义诊。每逢重阳节，沈宝山为黄岩福利院的老人送上保健药品。新冠疫情期间，连续一段时间，他们每天熬制并送出防疫中药茶饮万余份送给一线防疫人员。

“今日沈宝山的种种，都可以从这座中医药博物馆里找到因由。”沈雷说，“在黄岩扎根、经营近一个半世纪，我想这家店传承的精神，不仅是我们沈家的，更是所有黄岩人的。”

沈雷提及，13年前沈宝山重新创业之时，不少黄岩老百姓都表示支持，过程中更获得了政府和工商界张建均等朋友的许多帮助。开业当天，沈宝山药店人流如潮，此后生意从未差过。兄弟俩准备办这个中医药博物馆时，药店的故人、老员工及他们的子女纷纷捐赠家中相关物件。

言至此处，沈雷眼眶湿润。他沉声说道：“为了这份情谊，也要把这段共同的记忆守好。”



今天的沈宝山抓药仍有分工。



20世纪90年代，第三代传人沈钦毅与第四代传人沈雷在沈宝山老店门前合影。